



城市写真

晚安,公交车

◎成凤

入夜之后的公交车尤其让我着迷。我觉得夜里的公交车几乎是城市的代表。城市之夜有什么?灯光,各色灯光。但灯光只是勾勒外形,而公交车是滑动的,它们有空间感,像是一种生灵,身躯庞大,带着声响,与点点分布的站台相构成,这便是城市的一种真实而强大的脉动。有时候我觉得夜晚街头稀疏的行人只有两个方向:他们不是在走向公交车就是刚从公交车上下来。而白天则不然。

在夜晚,街灯昏暗而迷茫,但一跳上公交车,灯光一下明亮,又与人挤挨着,又在车厢颤动之中感到目的地一程程临近,顿时心头就会明朗和温暖起来。这种感觉在冬夜会格外明显。

我有两个学生是公交司机,一男一女。他俩从小在一个幼儿园班上,小学、初中和高中时也是一个班上的同学,甚至一直到驾校还是。他俩的个子都不高,女生燕子开车时,座位上要加个垫子。同学相聚时总要拿这个话题开玩笑,一个说,你们看,远远开过来的那辆车怎么没有司机呀?一个答,那是无人驾驶车嘛。性格很好的燕子并不恼,总是笑笑说,那是以前,驾驶位置必须高,现在车子好了,人坐得再低,视线也很好的。男生阿凌长得俊朗,并孤傲,屁股后面跟着一个连的娘子军他都无动于衷。说是有一次车到电影院门口,他忽然看到一个美女进了电影院的大门,他竟然停住车子,就赶下去追。一车人也不知道司机急急下去是为何,一等再等都没见回,于是嚷嚷起来。还好当时正是燕子在售票,她便走到驾驶室,接过方向盘继续开。

邻居有一和藹男,经常看到他拿着拍子去专业的场地打羽毛球,有时是背着钓竿去钓鱼,有时是汽车停着,独自骑着自行车去闲逛。我心里羡慕他的优哉游哉,便与他交谈起来。原来他的妻子开着一家餐馆,而他却从不愿涉足。再有,他的一个兄弟在望湖市场开着一家专业店,也想请他加盟,或给他另辟一家,由他独自经营,但他均无兴趣。他觉得生意那活太累人,于生活无益。前些天中午的时候在小区里碰见他,看见他穿着一件公交制服,便问他。他嘿嘿笑着说,在公交公司上班,开车。我听了便恍然大悟,是的,公交司机确实非常适合他,一个热爱生活,又喜欢平静和淡然的人,一个遵纪守法,没有非分之想,只想简单平易地做自己的事,只想以自己的双手为别人和社会做点奉献,然后以此生活的人,他的职业选择太对了。

做老师那会儿,坐公交车时总是会有学生让座。下班时候,车站一派拥挤,都是一个学校的师生。老师可以慢悠悠地上,上了之后,随处一站,就有学生立马让座。现在车上的学生们,好像都不想找座位坐,好多次发现他们即使有空着的座位也不坐,那些穿着校服背着双肩书包的中学生宁可一手抓着扶手一手玩手机,也不去瞄一眼座位。那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座位终究不是他们的,就是坐下了,早晚还得让呢,还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体力好,对坐没有兴趣?

每天上下班,在同一条线路,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坐公交车,就会发现坐车的通常总是这些人。于是陌生的,见着见着也会不觉熟悉起来,至少对他们的身影熟悉起来。公交车上一定发生过许多故

事,许多长期的坐车人也一定会发生点与坐车相关联的故事。那日,我正好挨着一位女郎,她一直在玩手机,但又不时地转脸看我。次数多了之后,我就有了想法。当她再一次看过来时,我就跟她说,我没在偷看你手机,放心吧。她立即朝我笑笑说,不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又补充说,我老花眼,看不清上面的字。她又说,不,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之后她就低头专注于自己的手机,不再看我了。走到单位,在洗脸台前一站,忽然看到早上刚从箱子底下取出来穿上的皮衣,胸前竟然有一块剥落了,形状又正好像一个挥着高尔夫球杆的商标。

那日夜晚喝完酒,不开车了,和一帮朋友走。然后,一个一个渐次散去。我的方向是公交站。秋意浓浓的夜,风儿带着凉爽的凉气。没料到夜间的公交车也如此拥挤,一车厢灯火通明,一车厢静静的人们。我坐在车窗边,静静地望着流动的夜之街景。没一会儿,居然入了梦乡。

等我再次睁开双眼时,只听得驾驶员,一个理着小平头的小伙子站在车头前朝我说:“终点站到了。”我朝四周望望,才想到自己是在坐车,才想到车已坐过了头,满满一车人都已经走光,车上只有我和他了。我朝他笑笑,说:“呵呵,这是到哪儿了呐?”小伙子也朝我友善地笑着,说:“终点站了。”并双手一摊,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动作。我边说着没关系没关系,边下了车。

停车场的周围已经停满了长长一溜的大家伙,灯光暗淡,甚至有些黑。我朝外走。又转身望望刚下来的那辆车。那个小伙子还在车上收拾着,灯光映着他的身影。我朝他挥了一下手,他也回了我一个挥手。我的心里一下涌上了想说点什么的念头。

夜风拂面,周遭宁静,我抬头望见了深色的夜空和点点星光,我在心里默默地向它道别:晚安,公交车。

麻雀的灵魂深处

◎陈庆杰

清晨,窗外飘来麻雀们的唧唧喳喳。于无声处听鸟鸣,犹如新雨后的空山、苍翠的花草树木、新鲜的空气一样让人着迷。我愿在窗台放一把米,喂鸟。

挈妇将雏鬣有丝,大麻雀带着小麻雀,早早地出来了。一天的游历也将从此开始。但是不知道前方有多少危险与曲折等待着小麻雀们。或许经历了风风雨雨,才能长大,才能拥有像父辈们一样坚强的翅膀,和一样深邃锐利的目光。

可是,它们是否知道,从此就踏上了一条寻寻觅觅的飞翔之路,一生都要为果腹的食物四处奔波?

春去夏来,繁霜肃杀的秋天不过转瞬即逝,白雪皑皑的冬天,和姹紫嫣红的春天,都将次第到来。无人知道,稚嫩的唧唧喳喳,什么时候变得铿锵有力了;喙角的那一抹嫩黄,什么时候变得灰白了;一身柔软的茸毛,什么时候变得轻盈丰满了;还有那跌跌撞撞的飞行,什么时候变得如箭矢一样笔直了——难道是风雨的洗礼吗?

可是,总归无人知道,它们的命运会在什么时候终结。也许就在起飞的一刹那,像一颗黯淡无光的流星,悄然坠落。也许就在树杈的跳跃间,一头扎进深不可测的黑暗里,停止了飞行。也许就在归巢的那一晚,于甜蜜温馨的梦中,再也没有醒来。而孱弱的躯壳,在来年的春光里,逐渐风化。

不过,它们永远不会像黄鹂、鹦鹉和金丝雀那样,被人驯服与豢养。如果身处樊笼,它们从此就会走上一条抗争的道路,撞笼、绝食,直至死亡。

因为它们向往飞翔,向往蓝天,那里才是它们的家。

于是,多年之后,它们终于明白,麻雀竟然天生铮铮铁骨,凛然不可侵犯,虽然它们是那么弱小,那么微不足道。麻雀也许就是流浪汉的鼻祖,一生虽然在风雨里穿梭,停留时也只不过栖息在人家的屋檐下,但它们或许早已领悟,甚至早就在家族的血液和灵魂深处注入了硬汉子的基因——你可以毁灭它,却不能战胜它。

◎俞亚素

在别人眼里,我的人生可真够失败的。人到中年,没有住过别墅,没有开过豪车,没有背过LV,没有戴过欧米茄,也没有吃过燕窝鱼翅。一直以来过着简单的生活朴素的日子,一如我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——素。

然而,我却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多失败。我对奢侈品的态度,一如苏格拉底在逛完集市后所说的:“真没想到,在这个世界上,我不需要的东西居然有那么多!”

说不喜欢豪宅那是矫情,去参观朋友家的别墅时,也会忍不住发出一声声赞叹。可是关起门来,我确实更愿意和家人相亲相爱地住在温馨的小屋里。倘若住在一栋两三层楼的别墅里,一家人却常常难得见面,那么,空荡荡的房子反而增添一种阴森之感。至于豪车,我压根儿没学过开车,也不打算去学,你可以说我是时代的弃儿,我却只想为这个地球减少一份尾气排放。走在路上,看着比行人还多的车子,我分外怀念童年时候的乡村小路。LV和欧米茄,我倒是摸过,也试着背过戴过,仅此而已,然后毫不遗憾地将奢侈品还给了它们的主人。LV也就是一个装钥匙手机和钱包的包嘛,再说欧米茄,它能让时间的脚步放慢吗?如果能,我倒要考虑买一个了。

这辈子我最引以为豪的是,我对吃喝要求极低。一只大饼,一个番薯,一颗玉米,甚至一把花生,都可以成为我的一顿饭。有时候去赴各种宴会,看着满满一桌上千元的酒席,心里好舍不得:“啧啧,这餐饭本来可以让我过上一个月都绰绰有余的。”我这胃因为长年累月过着风轻云淡的日子,已经无法承担大鱼大肉的负荷,即使闻着也不甚舒服。同事们戏称我已经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。

其实,年轻时候也曾对富翁们有过羡慕嫉妒恨。后来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相继亡故,经历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,终于领悟,世上没有永恒,而所谓的拥有,也都是暂时性的,然后终究要回归于尘土。人间很多美好的人或物,只要曾经入过我们的眼,曾经进过我们的心,那么便算是一种拥有。同时,也不必为失去而悲伤。人生从来都是在失去,失去童年,失去青春,失去健康,或早或晚罢了。这么一想,心里便跟明镜似的,拥有也罢,失去也罢,皆不过是人生的一个过程。别人喜欢过着奢侈的生活华丽的日子,而我愿意享受简单的生活朴素的日子,这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,无所谓成功与失败,也没有对与错。

狂想曲

简单生活,朴素日子

有所思

总第5974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配图 沈欣

